

让青浦古桥“活”在当下

□谢庄



不久前，徐泾中学两个班级的同学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走出学校，来到有历史、有故事的金泽古镇，对“古代桥梁”进行实地考察，通过亲眼近距离观察，亲耳聆听桥梁专家讲解及对市民、游客的走访和问卷调查，亲身体验金泽古桥的现状与保护的情况，让历史课堂更有历史味、更有趣味。从中他们获得了第一手“古桥”原始资料，并整理编制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份调查报告，收获了喜人的成果。

那天，我受邀与同学们一路同行。金泽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桥梁，沧海桑田，时过境迁，如今仍完好保存宋元明清四朝桥梁7座。这些古桥历史悠久，建筑精良，用材考究，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，其中万安桥、普济桥两座宋代桥梁距今已有750多年了，是古镇历史的见证者。宋代的普济桥和元代的迎祥桥是古桥中的翹楚，被列入市级重点保护“对象”。这些默默守护在古镇小河上的古桥，就像德高望重的“老人”，每天笑迎八方来客，向你讲述着动人的故事。“关帝守桥”、“知县题桥”“严嵩掠桥”“和尚造桥”“百婆造桥”“雌雄桥的传说”“牛污桥的故事”等，同学们被这些有趣的故事深深吸引。

不同于以往的旅游，这次探究活动，同学们带着任务而来，他们用眼睛去发现，用双手去触摸，观察也就更加仔细。眼前，古桥那优美的造型，桥石那粗糙的质感，桥上那精美的雕刻和装饰，桥心石图案那动感的韵律，让同学们更深刻地领略到了古人的智慧和中國橋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大家边走边看，不时提问。“为什么有的古桥上刻有楹联？”“天皇阁桥上刻的葫芦、宝剑、扇子等有什么寓意？”“为什么古桥的栏杆都低矮显得不够安全？”“为什么迎祥桥没有桥栏？”有同学说：“有的资料解释说是为了方便元代蒙古骑兵过桥。”有同学反问：“那周围的桥都有桥栏，骑兵怎么办呢？”他们的讨论认真而又深入，有些问题一时半会也难解答。也有同学问：“青浦现存古桥究竟有多少？查了一些资料，口径不一致，我们是不是一起来摸摸底，画一张青浦古桥分布图？”有书上说：金泽放生桥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刻有捐款人的事迹。同学们仔细找，终于找到了镶嵌在桥壁上的青石碑，上面刻有捐款人事迹的文字。“历史，就是这样被记录下来的。”看来，为了这次外场调查，同学们之前已经做足了功课。

这些形态各异的古桥与古镇静谧的环境相得益彰，富有诗情画意。同学们遇见了热情好客的本地居民和诚信经营的桥边商店老板，还采访到了一位在镇上生活了60多年勤劳善良的阿婆，她讲起故事来，娓娓动听。一种淳朴的乡土民风，触动了心灵，萌发了少年柔软诗心。“普渡众生普济桥”，“万福长安万安桥”，“桥边祈愿放生桥”，“行道有福如意桥”，“月印川流迎祥桥”，“凭栏怀远天皇桥”，“思古幽情林老桥”，对这些古桥的描绘、诗意表达是那么的贴切那么的生动。其间，4位女同学身穿古装汉服，登上了万安桥，来一场“穿越”时空的文化之旅，引得游人纷纷驻足观赏。有人问：怎么会想到采用这种方式？华同学说：“把汉服文化和古桥文化结合起来，是我们希望古桥能够焕发生机，不再是冰冷的建筑，而是充满活力的文化遗产。当我们穿着汉服，走在古老的桥上，是一种有趣的体验。”一旁的俞同学说：“说实话，平时生活中，我不喜欢拍照的，今天，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传承者，能参与到保护和传承家乡桥文化中，特别有意义。”她们有了自己的想法：倘若在桥乡搞一个汉服文化节，让古桥“活”起来，那得多酷啊！

这次活动取得了成功，不仅增加了同学们对古桥的认知，加深对桥文化的理解，也激发了同学们对家乡古桥保护的热情。之后，他们一次次走访徐泾周边的古桥。李同学、骆同学在汇报展示中介绍：他们看到了坐落在新建成的开发区公园里的一座“万安”古桥，由于得到妥善保护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他们观察到位于蟠龙天地旅游区里的香花桥，经过修缮，完好如初，受游客青睐。他们也发现了一座被冷落古桥，面临困境，因而引发忧思：保护修缮损坏的古桥刻不容缓。于是他们这样写道：“我也想将来成为一名桥梁专家，去修复徐泾的嵩塘桥。”也有同学表示：将来，要把古桥建造理念与现代建桥技术相结合，设计、建造更美的桥梁。同学们俨然成了“小博士”“小专家”，提出了保护古桥的一些措施与建议，比如，摸清古桥家底，利用高科技手段，建立数字档案，进行数字化保护。也可以云浏览古桥，以全新的方式体验古桥，或者开发制作与古桥相关的文创产品，估计也会受到市场欢迎。

这次短暂的同行，让我从同学们身上感受到了新时代好少年的朝气蓬勃和勤奋好学。同学们自觉担当起古桥保护与传承的小宣传员、小志愿者，真是好样的。

来到新场古镇，沿洪西街一直往东，横穿过新场南北大街，继续往东走，走到洪东街最东端，就是千秋桥。在千秋桥之下，就是东横港。

新场是水乡古镇，不仅有东西流向的洪桥港和包桥港，也有南北流向的后市河和东横港。新场水乡古镇，就与这四条河流相依相伴。

东横港，是洪桥港和包桥港的东端入港口，曾是新场古镇人员和物资进出的主要水上通道。历史上，东横港船只进出极多，水上交通十分繁忙。宋元时代的东横港，不仅船只进出十分繁忙，而且河流两岸也是热闹去处。只是现在陆上交通发达，船运渐渐淡出，才使东横港显得有些冷清。

东横港古称鹤坡塘，宋代时曾有鹤坡道院，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。它是(浦东南汇的)四灶港、五灶港、六灶港和七灶港的西端出口处，河宽30米左右。

现在的东横港，南起大治

河，可达东海；北到七灶港，但经过七灶港，转转湾湾可到达上海市区。从千秋桥到七灶港一段，历史上也称檀香港，是因为这里有城隍庙、东岳观，船上运送来的檀香、庙里烧的檀香，檀香味缭绕，故得此名。

东横港上的千秋桥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，乾隆丙午年重建，同治癸亥再修。是目前浦东地区保存较好，还在为人们服务的古桥。其“千秋”之名，恰如其分。

千秋桥为单孔石拱桥。桥墩两侧刻有桥联，南侧为“愿天常生好人，愿人常行好事”，北侧为“济人即是济己，种福必须种德”。对联至今清晰可读，是新场古镇保存较完好的桥联。

在千秋桥的东堍南侧，还有一座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城隍庙桥。桥上有对联，面西一副为：“做好人、心正身安；行善事、天知地鉴”。面东的一副为：“天知地知何谓不知，恶报善报终须有报”。这

是佛家善恶观：做好人，行善事，善有善报！

在东横港的东岸，千秋桥东北方，有明万历乙巳年间建造的城隍庙。1938年，日寇侵占新场时，放火烧毁了城隍庙的大部分房屋，仅存后棧几间及西厢房几间房子。为了不忘这段历史，残存的房屋，如今做了修缮，保护了起来。

在东横港与七灶港的东南岸有东岳观，始建于明弘治年间，嘉靖年间被倭寇烧毁，万历年间重建。

在东横港东岸，南起万福桥，北接城隍庙桥，建有廊道。廊道随河弯曲、随路起伏，高低错落有致。这种匠心设计，少了单调，多了情趣。

游客若有闲情雅致，不妨到此坐坐走走，看看东侧的竹林和树木中古朴的农舍老屋，还有西侧东横港的潺潺河水。如今的河水一天比一天清澈干净，小鱼在河水中游弋、戏嬉、觅食都清晰可见，让人别有一番情调，流连忘返。

我的农场文青朋友

□石路

我的青年时代，除却当了几年兵，大部分时光是在农场度过。那时，沪郊有不少农场，每个农场顶峰时有几万人。人多，自然有才华者也多。当然，有的充其量只能算是爱好者。我就是一名喜欢文学的爱好者，闲时学习写点小文章。

在农场，我结识了许多真正有才华的文青。他们有的在学校任老师，有的在连队搞宣传，有的在企业做工人，也有的在场部机关当干事。他们都陶醉在这个火热的世界里，追求文学的高尚及欢乐。“诗文字画，大抵从胸臆中流出。”

在我的印象中，不少文青经过农场的磨砺和生活的积累，观察着身边发生的人和事，以及自我情感的倾泻，写出了诸如《人生的泊位》《春蚕之歌》《那道那兔那人》等佳作，并在有关报刊上发表，有的还是整版，颇有影响力。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作品。虽说彼此间有交流、有关、有分享，但也有“擦肩而过”时。每每读到这些作品，农场生活仿佛平添了许多诗意，也领会了不少人生感悟，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思潮。

文青们在农场是活跃的，他们有的自办文学期刊、小报，有的自己油印诗集，有的干脆在单位黑板报上发表作品。总之，有文字的地方，就

有他们的影子、他们的呼吸、他们的灵魂。有一本叫《赤橙黄绿》的文学期刊，就是由4位文青自创的。刊物主编之一，与我相邻，他经常把刚付印完的刊物送给我，里面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体裁多样，文字也颇见功力。这位施姓主编，是农场中学老师，教语文，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。他读大学时，就是一个文学痴迷者，喜读诗，也爱写诗。我曾采访过他，写过一篇人物专访，题目叫《心灵透彻云影万千》。这4个人，每人轮流当值。是双月刊还是季刊，我忘了。

老林，是当时文青中年龄较大的一位，我认识他时已近40岁了。他在农场系统中率先创办了一份小报，除了登载他喜欢的集邮作品外，还有诗文。

文青中，一些人还是多面手，摄影、美术、书法、集邮、收藏、器乐、朗诵，这些都能操弄一二。想来，文学艺术是相通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社会上正掀起一波文学艺术热潮，喜爱文艺的年轻人，为有这方面的爱好或专长而怡悦，单位为有这方面的人才感到庆幸。有些人因此受到重用，前景就此光明一片。

在农场时间越长，对这田野间的生活越了解，写的素材就越多。那时，在一些报刊上，就常有这些文青们的各种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。每次有发表喜讯传来，大家就争相阅读，一睹为快。农场成

立艺协后，这些文青理所当然成为中坚。因为农场的文艺宣传需要仰仗他们，更主要的是他们确实挚爱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不少文青先后离开了农场，谋生于市区。我一直在农场，后农场建镇，进入镇政府工作。随着时光变迁，我和他们渐渐联系少了，但也不时传来他们的消息。这中间，有好消息，也有令人扼腕叹息的事。好消息是这些文青宝刀不老，频出佳文；坏消息是有的突遭不幸，英年早逝。

现在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当年文青不多，即使留下来也有部分已卸下了文青衣钵。不是他们不爱，也不是他们没时间，而是都上了一定年纪，有的因身体原因，也有的因各种缘由早早“改行”，“放手”也属情理之中。但和我一样坚守着文青的理想、文青的信念、文青的行事者还有。每当见面时，我们仍会交流。

我虽然亦算勤奋，但天资愚钝，并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，只是陆陆续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一些小文，出版过一本言论随笔集，其它就没啥了。可尽管如此，我仍然为自己有这份爱好而骄傲，并为这份付出近40年的“副业”而庆幸。想到这里，我就格外想念当年那些农场文青朋友们，他们大多年长于我，有几岁、十几岁的。我今亦已步入花甲之年，你们现在还好吗？